現代江湖實錄之五

鬥法：由長歌

三〇四：傳授秘法

阿七笑曰：「我契妹，請你將方法教曉我，以後拍檔搵錢，你佔番四分一。」

汪國昌曰：「王生，我亦不妨坦白表明，我學這種秘術之前，發過毒誓，不可以傳界他人，而且練功過程，非常辛苦，要唸咒，要拜神做好多功夫。」

阿七曰：「我知你發過誓，但不能夠於不准傳授，你師傅界由師公所傳而已，然否？吐你傳界我，有何不可？」

汪國昌曰：「王生，我眞係無能爲力，你亦見我供奉大日如來喇，我發過毒誓，而且師傅亦警告過我，如果將秘術授人，我一定五雷轟頂。」

阿七曰：「汪兄，如果你不肯授我秘術，咁我亦不同你警，你我交易，到此爲止。」

汪國昌當面青，曰：「王生，你點可以咁有口齒。」

阿七曰：「不是有口齒，而是改變一個合作方式而已。」

阿七呵呵笑，曰：「你又點知我不是童子身呢？睇得出者乎？」

汪國昌曰：「咁我又睇不出，不過的確係如此。」

阿七曰：「你亦應該知我這個怪醫唔係普通人喇，講你知，我的確係童子身。」

汪國昌曰：「王生，坦白講，這種秘術好難練。」

阿七不悅曰：「難練不等於練唔成，汪兄，我可以同你攪到明界你舞，我自己又點會失踪，汪兄，飲完茶我要去你處傾下。」

汪國昌曰：「是否傾過法之事呢？」

阿七曰：「我同你打通氣脉，另外斟下世界。」

飲完茶，阿七跟汪國昌返住寓所，先同汪國昌講數，要求住傳授秘法，以冶境作爲交換，汪國昌沉吟曰：「王生，練我這種秘術，一定要童子身至得。」

阿七呵呵笑，曰：「你又點知我不是童子身呢？睇得出者乎？」

汪國昌曰：「咁我又睇不出，不過的確係如此。」

阿七曰：「你亦應該知我這個怪醫唔係普通人喇，講你知，我的確係童子身。」

汪國昌曰：「王生，坦白講，這種秘術好難練。」

阿七不悅曰：「難練不等於練唔成，汪兄，我可以同你攪到明界你舞，我自己又點會失踪，汪兄，飲完茶我要去你處傾下。」

汪國昌曰：「是否傾過法之事呢？」

阿七曰：「我同你打通氣脉，另外斟下世界。」

飲完茶，阿七跟汪國昌返住寓所，先同汪國昌講數，要求住傳授秘法，以冶境作爲交換，汪國昌沉吟曰：「王生，練我這種秘術，一定要童子身至得。」

阿七呵呵笑，曰：「你又點知我不是童子身呢？睇得出者乎？」

汪國昌曰：「咁我又睇不出，不過的確係如此。」

阿七曰：「你亦應該知我這個怪醫唔係普通人喇，講你知，我的確係童子身。」

汪國昌曰：「王生，坦白講，這種秘術好難練。」

阿七不悅曰：「難練不等於練唔成，汪兄，我可以同你攪到明

蜂風語言

並非奢望

新預算案醫療開支增加兩成。

希望服務也提高兩成。

仍然是升

本年度通脹下降。

實際是升得少一點。

仍是屎坑計

財政司謂預算案在浴缸想出來。

一般浴室同樣有厠所。

開心

現世女花

文：友票女 圖：風

三〇四：以姐空的友交相色

沈小慧認識的四川菜館，是有名的香港四川號稱「江湖奇先生」的生意，而江湖奇有印尼雅加達、吉隆坡、台北、東京四個遠東碼頭，而以香港爲根據地。在歐洲以西德漢堡——八方雜處的名港口，爲他的交際之地。現在沈小慧露了馬脚，帶麗妮和壽田，來到這家味腴川菜館吃飯，顯然她是同江湖奇很熟的。何況正攪了前日的眞假珠寶的走私案。

「我不能說穿，說出來，十二分危險。」壽田同她們出了菜館，上的士時，口警告心。沈小慧隨命司機：「赤坂蔡妃俱樂部！」

「海！海！明白了。」司機很快到蔡妃門口，這正是前天壽田偕安娜來的頂高貴富豪和日本，外國豪商來過的。坐好之後，各點飲料，玻璃色絲女士，過來招呼。乘着沈小慧在問侍女點酒時，壽田已向麗妮說了一句：「同去梳梳頭，洗手，你先同。」

果然沈小慧笑約麗妮：「同去洗手……。」只五六分鐘，麗妮回來了：「她須出單間，我告訴她已完了，便趕來了。」壽田只囑咐一句：「說話小心，我們這邊任何事，連我是巴黎來的，一個也不可說；千萬不再提昨天担保她的話。行了，她來了。」

麗妮客氣地問：「可要請呂先生跳個舞？我坐坐，方才吃太飽了。」沈小慧欣然請呂壽田，他同她下到右側小舞池來，斜看正面舞壇，有歌星來唱歌。小慧在洗手間用了頂貴的巴黎香精，是一種斗旁只點一下的「勾魂精」，壽田初以爲是香水而已，在舞時已明白了，她有心拉攏作好朋友，而且小慧高大健碩，雙乳挺而高，摟腰時，那腰却軟如柳絲。

她細細聲貼耳說話：「昨天介紹律師，太麻煩先生了，我的面子全因先生的好意……。」沒說完，壽田輕聲攔住道：「以後請別提，這是小意思，又不是你自己的事。」他好好一帶，她已雙乳貼了過來，雙頰對頰，在紫光燈下，跳羅曼斯舞。她嗲嗲地問了一句：

「麗妮是拍片的明星了，我在週刊上看到她的相片和訪問記，同先生可是密友？」

「我是她公司的東京分社主持人，也是她來拍片才認得的，沒有什麼。她們三天後去內海拍外景了，我還在公司上班。」沈小慧放了心，她令人感到她的乳峰突地碰人，面上也發熱了。「休息？」他問她，她細聲道：「我要你，要你跳一切才回復平靜。」

「滿足嗎？」他喘喘氣問。

她不答，瞇起眼只是笑了……

蜂風語言

並非奢望

新預算案醫療開支增加兩成。

希望服務也提高兩成。

仍然是升

本年度通脹下降。

實際是升得少一點。

仍是屎坑計

財政司謂預算案在浴缸想出來。

一般浴室同樣有厠所。

開心

現世女花

文：友票女 圖：風

三〇四：以姐空的友交相色

沈小慧認識的四川菜館，是有名的香港四川號稱「江湖奇先生」的生意，而江湖奇有印尼雅加達、吉隆坡、台北、東京四個遠東碼頭，而以香港爲根據地。在歐洲以西德漢堡——八方雜處的名港口，爲他的交際之地。現在沈小慧露了馬脚，帶麗妮和壽田，來到這家味腴川菜館吃飯，顯然她是同江湖奇很熟的。何況正攪了前日的眞假珠寶的走私案。

「我不能說穿，說出來，十二分危險。」壽田同她們出了菜館，上的士時，口警告心。沈小慧隨命司機：「赤坂蔡妃俱樂部！」

「海！海！明白了。」司機很快到蔡妃門口，這正是前天壽田偕安娜來的頂高貴富豪和日本，外國豪商來過的。坐好之後，各點飲料，玻璃色絲女士，過來招呼。乘着沈小慧在問侍女點酒時，壽田已向麗妮說了一句：「同去梳梳頭，洗手，你先同。」

果然沈小慧笑約麗妮：「同去洗手……。」只五六分鐘，麗妮回來了：「她須出單間，我告訴她已完了，便趕來了。」壽田只囑咐一句：「說話小心，我們這邊任何事，連我是巴黎來的，一個也不可說；千萬不再提昨天担保她的話。行了，她來了。」

麗妮客氣地問：「可要請呂先生跳個舞？我坐坐，方才吃太飽了。」沈小慧欣然請呂壽田，他同她下到右側小舞池來，斜看正面舞壇，有歌星來唱歌。小慧在洗手間用了頂貴的巴黎香精，是一種斗旁只點一下的「勾魂精」，壽田初以爲是香水而已，在舞時已明白了，她有心拉攏作好朋友，而且小慧高大健碩，雙乳挺而高，摟腰時，那腰却軟如柳絲。

她細細聲貼耳說話：「昨天介紹律師，太麻煩先生了，我的面子全因先生的好意……。」沒說完，壽田輕聲攔住道：「以後請別提，這是小意思，又不是你自己的事。」他好好一帶，她已雙乳貼了過來，雙頰對頰，在紫光燈下，跳羅曼斯舞。她嗲嗲地問了一句：

「麗妮是拍片的明星了，我在週刊上看到她的相片和訪問記，同先生可是密友？」

「我是她公司的東京分社主持人，也是她來拍片才認得的，沒有什麼。她們三天後去內海拍外景了，我還在公司上班。」沈小慧放了心，她令人感到她的乳峰突地碰人，面上也發熱了。「休息？」他問她，她細聲道：「我要你，要你跳一切才回復平靜。」

「滿足嗎？」他喘喘氣問。

她不答，瞇起眼只是笑了……

絲連·懷楚

四七四：雙方都感滿足

奇怪得很，也許是什麼特別的原因驅使，也許是上天賜給他奇跡，黃亨竟然一反常態，忽然變得勇猛非常。

唐文娟久久未嘗試這種滋味，眞是久旱逢甘露，着實地好好享受一番。

人雖然是萬物之靈，但有時也會變回動物，那獸性傾刻表露無遺，此刻的黃亨和她，不正是一對動物嗎？互相不必多說什麼「我愛你」之類的說話，雙方的情已反映在肉慾方面，只顧動作，不顧多言了。

更何況，守寡多時的她，重新獲得性慾的滿足，那快樂，那喜悅，已反映在她的臉上，她緊密配合的動作，也叫黃亨樂不可支了。待長長的指甲在黃亨光裸的背上劃過時，她不禁高聲尖叫，他更驕傲地衝刺，十多分鐘瞬即逝去，一切才回復平靜。

「滿足嗎？」她問黃亨。

「滿足嗎？」她問黃亨。

蜂風語言

並非奢望

新預算案醫療開支增加兩成。

希望服務也提高兩成。

仍然是升

本年度通脹下降。

實際是升得少一點。

仍是屎坑計

財政司謂預算案在浴缸想出來。

一般浴室同樣有厠所。

開心

現世女花

文：友票女 圖：風

三〇四：以姐空的友交相色

沈小慧認識的四川菜館，是有名的香港四川號稱「江湖奇先生」的生意，而江湖奇有印尼雅加達、吉隆坡、台北、東京四個遠東碼頭，而以香港爲根據地。在歐洲以西德漢堡——八方雜處的名港口，爲他的交際之地。現在沈小慧露了馬脚，帶麗妮和壽田，來到這家味腴川菜館吃飯，顯然她是同江湖奇很熟的。何況正攪了前日的眞假珠寶的走私案。

「我不能說穿，說出來，十二分危險。」壽田同她們出了菜館，上的士時，口警告心。沈小慧隨命司機：「赤坂蔡妃俱樂部！」

「海！海！明白了。」司機很快到蔡妃門口，這正是前天壽田偕安娜來的頂高貴富豪和日本，外國豪商來過的。坐好之後，各點飲料，玻璃色絲女士，過來招呼。乘着沈小慧在問侍女點酒時，壽田已向麗妮說了一句：「同去梳梳頭，洗手，你先同。」

果然沈小慧笑約麗妮：「同去洗手……。」只五六分鐘，麗妮回來了：「她須出單間，我告訴她已完了，便趕來了。」壽田只囑咐一句：「說話小心，我們這邊任何事，連我是巴黎來的，一個也不可說；千萬不再提昨天担保她的話。行了，她來了。」

麗妮客氣地問：「可要請呂先生跳個舞？我坐坐，方才吃太飽了。」沈小慧欣然請呂壽田，他同她下到右側小舞池來，斜看正面舞壇，有歌星來唱歌。小慧在洗手間用了頂貴的巴黎香精，是一種斗旁只點一下的「勾魂精」，壽田初以爲是香水而已，在舞時已明白了，她有心拉攏作好朋友，而且小慧高大健碩，雙乳挺而高，摟腰時，那腰却軟如柳絲。

她細細聲貼耳說話：「昨天介紹律師，太麻煩先生了，我的面子全因先生的好意……。」沒說完，壽田輕聲攔住道：「以後請別提，這是小意思，又不是你自己的事。」他好好一帶，她已雙乳貼了過來，雙頰對頰，在紫光燈下，跳羅曼斯舞。她嗲嗲地問了一句：

「麗妮是拍片的明星了，我在週刊上看到她的相片和訪問記，同先生可是密友？」

「我是她公司的東京分社主持人，也是她來拍片才認得的，沒有什麼。她們三天後去內海拍外景了，我還在公司上班。」沈小慧放了心，她令人感到她的乳峰突地碰人，面上也發熱了。「休息？」他問她，她細聲道：「我要你，要你跳一切才回復平靜。」

「滿足嗎？」他喘喘氣問。

她不答，瞇起眼只是笑了……

絲連·懷楚

四七四：雙方都感滿足

奇怪得很，也許是什麼特別的原因驅使，也許是上天賜給他奇跡，黃亨竟然一反常態，忽然變得勇猛非常。

唐文娟久久未嘗試這種滋味，眞是久旱逢甘露，着實地好好享受一番。

人雖然是萬物之靈，但有時也會變回動物，那獸性傾刻表露無遺，此刻的黃亨和她，不正是一對動物嗎？互相不必多說什麼「我愛你」之類的說話，雙方的情已反映在肉慾方面，只顧動作，不顧多言了。

更何況，守寡多時的她，重新獲得性慾的滿足，那快樂，那喜悅，已反映在她的臉上，她緊密配合的動作，也叫黃亨樂不可支了。待長長的指甲在黃亨光裸的背上劃過時，她不禁高聲尖叫，他更驕傲地衝刺，十多分鐘瞬即逝去，一切才回復平靜。

「滿足嗎？」他喘喘氣問。

她不答，瞇起眼只是笑了……

九二：吃中國菜去

「葉小姐，我希望自己在這裡有個愉快的假期，同樣也希望你玩得開心，住得舒服。」白德壽說。

葉眉兒點頭。

「謝謝你！」她說。

「你先喝杯水，歇一會兒，然後咱們就吃飯去。」白德壽說。

葉眉兒又點頭。

「酒店裡全是西餐，爲了表示歡迎你，咱們今天進市中國菜跟香港比起來還是差得太遠了。」

葉眉兒沒表示什麼。白德壽接着說下去：

「不過，不要緊，反正咱們回香港吃好菜的機會還多着呢！今晚只是去嘗嘗，也算在這裡吃過中國菜吧了！」

牛小時後，白德壽和葉眉兒更了衣，然後，他們駕了車子，進市區去了。

正如白德壽所說，這裡的中國菜，味道根本沒法子跟香港比。

二七三：交換女人

好一段日子沒見面的姊姊和姊夫，打電話約我吃晚飯。下班後，我去灣仔酒家。姊夫在三樓定個房間，夫婦倆已先到。姊姊見我依時到達，她說：「一小時後，雯雯和老媽來。我們約你先到，想跟你說幾句話。」

幾句話，我知道他們要說的什麼？從電視台下班，我搭車，再轉海底隧道車，就一路在想着——姊姊和姊夫一定是約我談最近發生的事情了！她們不是于預我的私生活吧？

在她們面前的麻雀桌邊坐下來，拿到玻璃杯清茶喝一啖，說：「是要勸我不要這樣做，不要那樣做嗎？」

「不是，」姊姊搶着說：「有過八九年前的經驗，做姊姊的還要干預弟弟什麼嗎？再說，你已快到三十的人了，做什麼事都有自己的見解！」

「既然不是，就不必提早一小時約我來，然後雯雯和親家母來！」我說。

姊夫很了解地伸手拍了拍我的胳膊，說：「明良，只不過關心你，問問情況罷了！」

「聽到好些關于我的風言風語嗎？」我說。

「也不算風言風語！」姊夫說，他拿杯喝茶：「你知道，我有個同學在電視台做編導，最近已升職做高級編導，他告訴我有關你的事——據說你已辭掉電視台的差事！」

「關于辭掉電視台差事，去叔叔的片廠工作，那天晚上在海鮮舫與媽媽吃飯時，你們也知道的。」我保持不寬不緊的神態。

「但人家傳說你——爲了與上司交換女人，你不好意思在電視台獃下去，才辭職。」姊姊朗聲說。

「你們相信嗎？」

「我不相信？」姊夫說。

姊姊說：「媽有電話給我，說你和伍惠玲母女去過坪洲，我覺得奇怪，你們一向沒有來往，怎麼會和她們同家呢？」

我側臉望姊姊：「就這樣，你相信我和上司交換女人？」

籠裏籠外·海幸

蜂風語言

並非奢望

新預算案醫療開支增加兩成。

希望服務也提高兩成。

仍然是升

本年度通脹下降。

實際是升得少一點。

仍是屎坑計

財政司謂預算案在浴缸想出來。

一般浴室同樣有厠所。

開心

現世女花

文：友票女 圖：風

三〇四：以姐空的友交相色

沈小慧認識的四川菜館，是有名的香港四川號稱「江湖奇先生」的生意，而江湖奇有印尼雅加達、吉隆坡、台北、東京四個遠東碼頭，而以香港爲根據地。在歐洲以西德漢堡——八方雜處的名港口，爲他的交際之地。現在沈小慧露了馬脚，帶麗妮和壽田，來到這家味腴川菜館吃飯，顯然她是同江湖奇很熟的。何況正攪了前日的眞假珠寶的走私案。

「我不能說穿，說出來，十二分危險。」壽田同她們出了菜館，上的士時，口警告心。沈小慧隨命司機：「赤坂蔡妃俱樂部！」

「海！海！明白了。」司機很快到蔡妃門口，這正是前天壽田偕安娜來的頂高貴富豪和日本，外國豪商來過的。坐好之後，各點飲料，玻璃色絲女士，過來招呼。乘着沈小慧在問侍女點酒時，壽田已向麗妮說了一句：「同去梳梳頭，洗手，你先同。」

果然沈小慧笑約麗妮：「同去洗手……。」只五六分鐘，麗妮回來了：「她須出單間，我告訴她已完了，便趕來了。」壽田只囑咐一句：「說話小心，我們這邊任何事，連我是巴黎來的，一個也不可說；千萬不再提昨天担保她的話。行了，她來了。」

麗妮客氣地問：「可要請呂先生跳個舞？我坐坐，方才吃太飽了。」沈小慧欣然請呂壽田，他同她下到右側小舞池來，斜看正面舞壇，有歌星來唱歌。小慧在洗手間用了頂貴的巴黎香精，是一種斗旁只點一下的「勾魂精」，壽田初以爲是香水而已，在舞時已明白了，她有心拉攏作好朋友，而且小慧高大健碩，雙乳挺而高，摟腰時，那腰却軟如柳絲。

她細細聲貼耳說話：「昨天介紹律師，太麻煩先生了，我的面子全因先生的好意……。」沒說完，壽田輕聲攔住道：「以後請別提，這是小意思，又不是你自己的事。」他好好一帶，她已雙乳貼了過來，雙頰對頰，在紫光燈下，跳羅曼斯舞。她嗲嗲地問了一句：

「麗妮是拍片的明星了，我在週刊上看到她的相片和訪問記，同先生可是密友？」

「我是她公司的東京分社主持人，也是她來拍片才認得的，沒有什麼。她們三天後去內海拍外景了，我還在公司上班。」沈小慧放了心，她令人感到她的乳峰突地碰人，面上也發熱了。「休息？」他問她，她細聲道：「我要你，要你跳一切才回復平靜。」

「滿足嗎？」他喘喘氣問。

她不答，瞇起眼只是笑了……

籠裏籠外·海幸

蜂風語言

並非奢望

新預算案醫療開支增加兩成。

希望服務也提高兩成。

仍然是升

本年度通脹下降。

實際是升得少一點。

仍是屎坑計

財政司謂預算案在浴缸想出來。

一般浴室同樣有厠所。

開心

現世女花

文：友票女 圖：風

三〇四：以姐空的友交相色

沈小慧認識的四川菜館，是有名的香港四川號稱「江湖奇先生」的生意，而江湖奇有印尼雅加達、吉隆坡、台北、東京四個遠東碼頭，而以香港爲根據地。在歐洲以西德漢堡——八方雜處的名港口，爲他的交際之地。現在沈小慧露了馬脚，帶麗妮和壽田，來到這家味腴川菜館吃飯，顯然她是同江湖奇很熟的。何況正攪了前日的眞假珠寶的走私案。

「我不能說穿，說出來，十二分危險。」壽田同她們出了菜館，上的士時，口警告心。沈小慧隨命司機：「赤坂蔡妃俱樂部！」

「海！海！明白了。」司機很快到蔡妃門口，這正是前天壽田偕安娜來的頂高貴富豪和日本，外國豪商來過的。坐好之後，各點飲料，玻璃色絲女士，過來招呼。乘着沈小慧在問侍女點酒時，壽田已向麗妮說了一句：「同去梳梳頭，洗手，你先同。」

果然沈小慧笑約麗妮：「同去洗手……。」只五六分鐘，麗妮回來了：「她須出單間，我告訴她已完了，便趕來了。」壽田只囑咐一句：「說話小心，我們這邊任何事，連我是巴黎來的，一個也不可說；千萬不再提昨天担保她的話。行了，她來了。」

麗妮客氣地問：「可要請呂先生跳個舞？我坐坐，方才吃太飽了。」沈小慧欣然請呂壽田，他同她下到右側小舞池來，斜看正面舞壇，有歌星來唱歌。小慧在洗手間用了頂貴的巴黎香精，是一種斗旁只點一下的「勾魂精」，壽田初以爲是香水而已，在舞時已明白了，她有心拉攏作好朋友，而且小慧高大健碩，雙乳挺而高，摟腰時，那腰却軟如柳絲。

她細細聲貼耳說話：「昨天介紹律師，太麻煩先生了，我的面子全因先生的好意……。」沒說完，壽田輕聲攔住道：「以後請別提，這是小意思，又不是你自己的事。」他好好一帶，她已雙乳貼了過來，雙頰對頰，在紫光燈下，跳羅曼斯舞。她嗲嗲地問了一句：

「麗妮是拍片的明星了，我在週刊上看到她的相片和訪問記，同先生可是密友？」

「我是她公司的東京分社主持人，也是她來拍片才認得的，沒有什麼。她們三天後去內海拍外景了，我還在公司上班。」沈小慧放了心，她令人感到她的乳峰突地碰人，面上也發熱了。「休息？」他問她，她細聲道：「我要你，要你跳一切才回復平靜。」

「滿足嗎？」他喘喘氣問。

她不答，瞇起眼只是笑了……

絲連·懷楚

四七四：雙方都感滿足

奇怪得很，也許是什麼特別的原因驅使，也許是上天賜給他奇跡，黃亨竟然一反常態，忽然變得勇猛非常。

唐文娟久久未嘗試這種滋味，眞是久旱逢甘露，着實地好好享受一番。

人雖然是萬物之靈，但有時也會變回動物，那獸性傾刻表露無遺，此刻的黃亨和她，不正是一對動物嗎？互相不必多說什麼「我愛你」之類的說話，雙方的情已反映在肉慾方面，只顧動作，不顧多言了。

更何況，守寡多時的她，重新獲得性慾的滿足，那快樂，那喜悅，已反映在她的臉上，她緊密配合的動作，也叫黃亨樂不可支了。待長長的指甲在黃亨光裸的背上劃過時，她不禁高聲尖叫，他更驕傲地衝刺，十多分鐘瞬即逝去，一切才回復平靜。

「滿足嗎？」他喘喘氣問。

她不答，瞇起眼只是笑了……